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二十四尊得道羅漢傳 第十四尊 持履羅漢

菩提多那尊者，姓刹利帝，南印度國王幼子。性極聰慧，質極純篤，好善樂施，名聞裡閭。早年有志沙門，第未得高人印正。及般若多羅遠來行化，國王信佛，施以無價寶珠，因見其三子。尊者即出國王所施之珠，以觀三子之見。彼二子皆囿於世味，獨幼子慧辨超群，尊者深器重之，為改名達磨菩提。從游波羅，自謂所依得人，一味恭稟教義，服勤左右，垂四十年，未嘗廢缺。多羅選擇於弟子中惟達磨一人堪作如來法嗣，悉將奧義對達磨傳之。宋孝武大明元年，自放二十七道神光，現一十八變而逝，尊者為師建塔，始繼其志，述其事，演化本國。遠近眾生，如尊者道有真傳，皆靡然向風從之。尊者在本國演化經六十餘年，所從游眾生，大以成大，小以成小，竊隙光以自照，濬餘潤以自滋，得其濟渡者，其麗不億，其功無量。有詩為證：三子皆為帝裔苗，菩提慧辨寡為儔。

多羅知是如來器，奧旨心宗向彼投。

如來三寶之道，無一人不篤信，無一人不敬重。獨達磨之姪異見王獨立一門戶，輕人之所罩，謂寂滅之教，當擯之宮牆之外。毀人之所信，謂虛無之道，不容於名教之中。異端橫流之日，左道惑民之時，異見王欲辟其非，以矯其誕，可謂挺然獨秀，不為習俗所移者矣。名曰異見，誠哉所見異也。尊者聞其輕毀三寶，發為歎詞曰：「毀言出於一人之私，毋用毀也，佛道不可毀也。不知其是不必重，既知其非不必毀。眼前惟聞尊信者為神佛，不聞輕毀者為聖賢。忠厚長者，毀言不出於口，毀佛無法，只彰其薄也。存心涼薄者，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責，災及其身，理勢然矣。不忍異見王因輕毀二字來及身之災，吾當何以救之？」因命弟子波羅提見異見王，為彼說法，解脫及身之災。異見王怒而問曰：「子之宗佛，必以佛為是也、且問汝何者是佛？」波羅提答曰：「佛之教，雖不滯於有，亦不淪於無，惟見性是佛而已。」王又問曰：「師自見性否？」波羅提答曰：「我不見自性，惟見佛性。」王問曰：「性在何處為子見之？」波羅提答曰：「性在作用上見之。」王曰：「性蘊於中而難知，情露於外而易見，子從何作用上見性？」異見王此論豈好辯哉，正口欲言而未能，心求通而未得，其機有可通矣。波羅提即為說偈曰：

在胎為身，處事為人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辨香，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。

遍觀俱該法界，收攝在一微塵，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喚作三魂。

異見王聞波羅提所說偈言，方寸了然領悟，乃悔前日輕毀之非，而求今日逃歸之是。遂問波羅提曰：「知辯出於師訓，今日仁者諄諄智辯，從學何人得來？」波羅提答曰：「師不在遠，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吾之師達磨，即王之叔菩提也。天潢有仁者，宗譜有禪師，大王悟後之問，徒能羨人之徒，不知宗自之叔，竊為大王不取矣。」異見王聞言驚駭，不知叔已超悟禪宗，遽敕近臣備法駕，隆禮迎請其叔。國王長子次子見菩提悟道而歸，入宮謂其母曰：「吾弟素稱慧辨，今日果為得道比丘，吾屬終為劫數人矣。」尊者因王迎請，即隨駕而至。王接見百拜，致詞曰：「某涼薄無知，不當輕毀三寶，只種種自積愆尤。今日迎請叔父，為姪三寶面前懺除已往愆尤，大賜將來普渡。」尊者見王不禪改過，遂取其悔悟之新，憫其陷溺之久，即為懺悔前非。王因泣謝師訓，誓願欽崇三寶。有詩為證：

菩提王叔某之師，超悟禪宗見性虛。

敕使迎請求懺悔，欽崇三寶未猶初。

尊者在父母之邦演教，依依不忍去。一日，念行化時至，戒弟子促裝，吾將旦夕南渡。先辭了祖塔，以如來演教之身，歸期無定准也。次與王訣別，以普濟天涯之客，聚首難逆料也。王固留之。不能得，兄弟留之，亦不能得，乃具大舟，率臣僚，侈供帳，祖餞海壩而別。有詩為證：

叔父宜留鎮本邦，為何話別戒行裝。

海壩祖餞情難捨，回首天涯是異鄉。

尊者自西竺海壩話別，登大舟泛重溟，經幾多風浪，值幾多險怪，在舟中凡三更寒暑，始達於南海，時梁武帝普通八年也，廣州刺史蕭昂見西方達磨師渡江南來演教，遂迎至公館供養。百姓創見西來佛，咸願捐貲鼎建殿宇，以求福澤，蕭昂不能禁，乃具表奏聞於上。梁武一生好佛，非舍殿宇，即舍自身，左右大臣為梁王奔走佛事，無有寧日。及見蕭昂表奏達磨佛渡江南來，龍顏大悅，對臣子誇張曰：「此寡人誠心所感，事佛之報也。」遂遣使備法駕迎請，又著令蕭昂護送祖佛至金陵見駕。帝一面發庫藏鼎建壯麗寶殿，以作如來宅舍，一面詔中書生繕寫經卷，以便如來講解。及刺史護送達磨到金陵，梁王沐浴齋戒，旗幡鼓樂，燈燭香花，自出都城迎接，送至新佛殿安頓。武帝觀見達磨慈容燁燁，寶像煌煌，踵舊日所為，仍願捨身事佛，又出帑內金銀，為建道場功果。君者民之表，一國人王，尚自捨身事佛，天下效尤，又孰不願為佛事。有詩為證：

過磨南渡闡如來，梁武慙慙建殿台。

迎至金陵親接見，捨身事佛見何呆。

梁王一日問達磨師曰：「寡人宗信釋教，平日在國中恐依佛無所，即為造寺，恐念佛無本，即為寫經，如此之類，不可勝記，不知有何功德？」尊者曰：「佛家功果貴務其大者、實者。主上平日造寺寫經，此人大小果，有漏之因也，何足以言功德。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，以此為功德，多見其不知量也。」武帝曰：「必何如作為乃是真功德？」尊者曰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，一味在靈性上體認，所謂大者實者。寺之創造，經之繕寫，初不關於修持急務，縱不暇及，亦不言其證修有虧。」武帝又問曰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尊者曰：「廓然無聖是也。」帝問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尊者曰：「不識。」帝不領悟。尊者歎曰：「浮慕好佛之名，中實無契佛之性，方履圓蓋，其如不相合何！」遂潛回江北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，人莫之測，謂之壁觀。有詩為證：

梁武誇功寺與經，人天小果有非真。

智圓體寂真功德，不落人間色與聲。

某方一行化僧名神光者，平日博覽經書，善談玄理，聞西竺達磨尊者在嵩山少林寺面壁，乃親往高山參謁達磨，求其教誨。此時尊者在少林寺面壁自若，不知身後有人參謁，緘默自若，不知左畔有人乞言。神光僧不以師為吝教，惟罪己力不誠，師坐終日，彼亦侍立終日，師面壁而坐，彼面師而立，師默默不語，彼遲遲不去，如此效誠者半月。時寒冬臘月，忽一夕，天大雨雪，光侍立尊者之傍，屹然不動，自齊達旦，雪積過膝，彼神與師游，不知肌膚著冷。尊者始憫而慰問之，然終無誨言。光曰：「得師憫念，而不得師教誨，無上至人必謂我志向遷移，不足與談妙理。」乃潛取利刀，自斷左臂，置於尊者之前，一以鳴己志向專一，一以白己乞教心誠也。尊者曰：「此子非好為是苦節，其志在欲為如來傳衣鉢也。倘非法器，前不能當飛雪，後不能斷左臂，後日吾道之傳，信非此人不可矣。」遂為其更名曰「慧可」，有詩為證：

神光參謁意何誠，積雪侵踝動憫情。

不是利刀傷左臂，達磨還不為更名。

一日，神光從容請問尊者曰：「諸佛法印可得聞乎？」尊者曰：「諸佛法印，匪從人得。」光悟曰：人者郭郭，心者性靈，匪從人得，必從心悟可知矣。我心多震憾不寧，何以能超悟無上宗旨。遂問曰：「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。」尊者曰：「汝欲神寧，可將心來安，尤見其徒著於象也。」及光對曰：「弟子覓心了不可得。」尊者曰：「既不可得，與汝安心境而已。夫佛教虛無寂滅，吾徒必境象兩忘，始為了證佛事。」尊者曰安心境，正欲神光僧化而進之也。神光僧得了師說，遂一味在虛無寂滅上用工，恐染著

聲臭色相，則此心終膠擾而不寧，所以與佛相背馳也。有詩為證：

佛法相傳總屬心，虛無寂滅是金針。

靈台染著些兒物，不是如來去後音。

達磨師面壁少林九年，一日欲西返天竺，乃謂從游眾門人曰：「時將至矣，我將西返。汝等游吾門下有年，我欲將正法付汝等行持，不知何人可繼吾之大事。汝今日毋謂隔塵難言，試各陳所得，我將採而擇焉。」一門人名道副者先以所得白於師曰：「如弟子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，而為道用，意者可以傳正法乎？吾師以為何如？」尊者曰：「子之所見，徇外遺內，得吾之皮而已。」次一門人名尼總持者，亦白其所得曰：「某亦惡乎見哉！我今所解：如慶喜見阿<sub>訶</sub>佛，固一見，更不再見，如此而已。意者如來正法，屬我行持矣。師以為何如？」尊者曰：「子之見，入而未深，得吾之肉而已。」繼二子之後，一門人名道育者，以己之所得進曰：「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而我所見處，無一法可得。此可以傳正法乎？」尊者曰：「子之見，非得吾之皮，非得吾之肉，乃駸駸得吾之骨者也。得皮者可與共學，得肉者可與適道，子之得骨，可與立未可與權也。」最後，達磨問慧可曰：「爾見何如？」慧可承問，默默不言，只禮拜其師，拜畢即依位而立。達磨本日見慧可所為者如此，三子哂之，且曰：「不白所得於言，惟示所為於身，吾等不知其何所見也。」達磨獨大喜曰：「必如子見，始得吾之髓也。子達權人哉，吾與子矣。」遂以如來正法眼囑咐慧可行持，且授以偈云：

吾本來茲土，傳教救迷情。

一花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

達磨為慧可說偈畢，即端居本位而逝，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也。其徒為之葬熊耳山，起塔於定林寺。越二年，魏大臣宋雲奉使往西域回，遇見達磨師於蔥嶺，手持一履，翩翩獨逝。雲問：「禪師幾時西歸？」達磨曰：「歸來數載。」雲曰：「今欲何往？」達磨曰：「西天去。」遂茫然分袂而去，更不談及南事。後宋雲返國，對孝莊皇帝道蔥嶺遇見達磨，大臣曰：「達磨圓寂多年，何為今日復見，子誤矣。」雲曰：「昨見彼手持只履，翩翩獨往，對臣道去西天，何為見誤？」舉朝驚異。孝莊令其徒啟墳視之，墳中存一空棺，棺內留一革履。帝降詔取遺履，供養於少林寺。有詩為證：

蔥嶺翩翩攜履行，宋雲會別事分明。